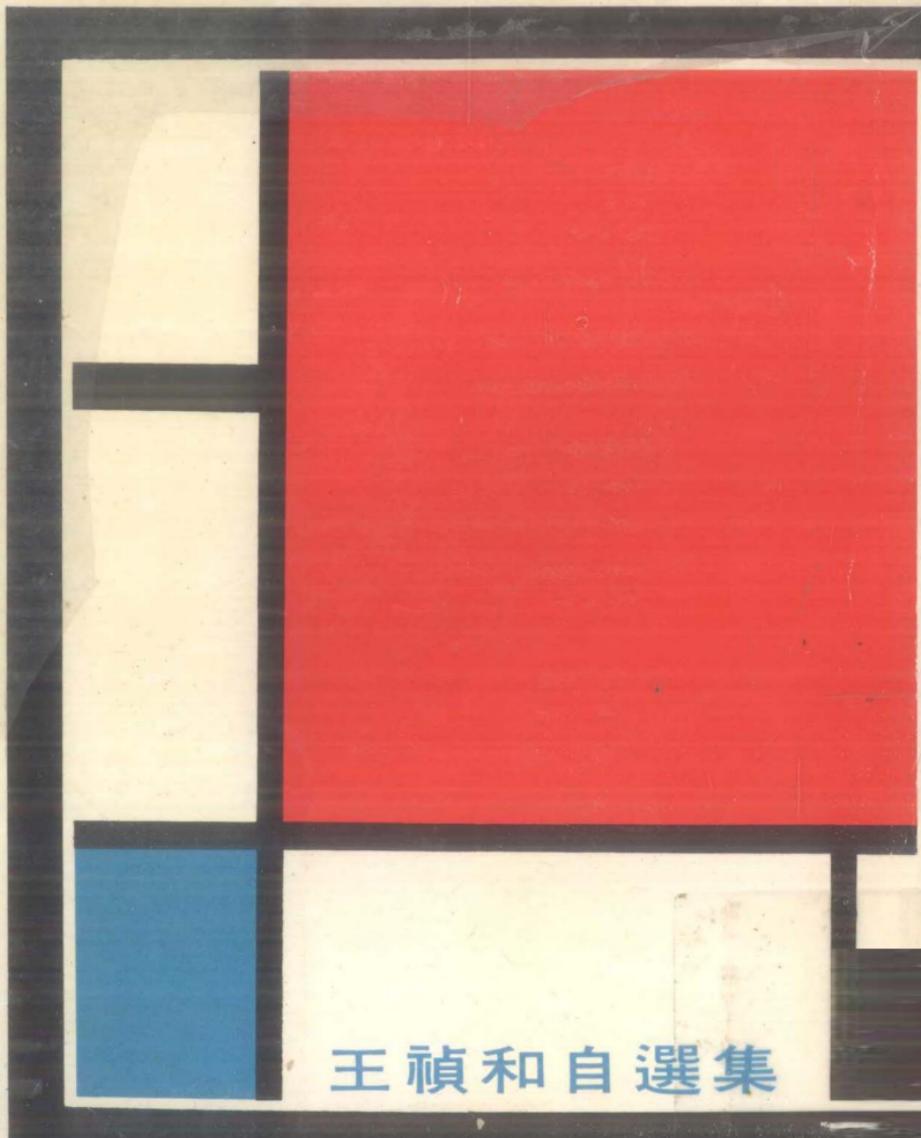


# 香格里拉

王禎和



王禎和自選集

洪範文學叢書  
⑥1

# 香 格 里 拉

王禎和自選集

王 禎 和

洪範書店印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 拉里格香

◎洪範學叢書

著者	王禎	和兒司	地	出版者	洪範書店有限公司
地址	臺北市夏門街一〇八號二樓		址	臺北市夏門街一〇八號二樓	
電話	三九二七五七		電話	三九二七五七	
郵政劃撥	六一五三號信箱		郵政劃撥	六一五三號信箱	
印刷廠	○印刷廠		印刷廠	○印刷廠	
版權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		版權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	
登記證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一四二五號		登記證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一四二五號	
法律顧問	陳長文(理律法律事務所)		法律顧問	陳長文(理律法律事務所)	
臺北市敦化北路二〇一號臺塑大樓七樓			臺北市敦化北路二〇一號臺塑大樓七樓		

(換掉回寄請，誤錯訂裝、損破、頁缺)

# 自序

一九七三年春，在美國愛荷華大學觀看了日本導演小津安二郎的「東京物語」，當時給我的震撼至為強大。這是一部反映日本戰後社會生活的偉大寫實作品。一同觀賞的二十幾位來自不同國度的作家，看後幾乎沒有一人不熱淚盈眶，感動不已。愛荷華大學的學生對此電影的反應更是熱烈，甚至遠超出他們對瑞典的英瑪褒曼及法國的尚律高達二人電影的迴響。

「東京物語」的技法非常平實，全片只用「切」來轉變場景，沒有「溶」，或「淡出」「淡入」的手法，更別說其他鏡頭的花招。在影片裏，日本戰後中下階層人物的心態，他們的渴慕與失望，他們的歡欣與悲涼……都以極細緻溫馨、悲天憫人的寫實風格抒寫出來；甚至場景的搭製，也一草一木都力求與戰後的東京完全一致。當情節進展到婆婆委婉勸原節子所飾演的二媳

婦再嫁（她的丈夫在大戰中陣亡）的一段，所有的觀眾統眼淚強忍不住，奪眶而下了。一位來自匈牙利的作家對我說：「這是一場我生平所看到最動人的戲。」觀看此片時，日本作家 KUJIMA 先生正與我比鄰而坐。當銀幕出現這場戲時，他竟不禁哭出聲來。後來他同我說：這段戲使他憶起在南洋戰死的大哥，以及爲他大哥守節到底的嫂子來。

後來在紐約又一連看了好幾部小津安二郎的電影。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有：「晚春」、「秋刀魚之味」、「綠茶飯之味」……。他把東京社會中、下階層人物的坎坷、辛酸、挫折、……以樸素無華，感情豐盈的映象予以呈現出來。尤其「秋刀魚之味」最是感人的名作。它描述一位日文教師退休後，生活清苦，與女兒相依爲命以賣麵維生。女兒爲了照顧他而耽誤青春，一輩子守在家裏沒有嫁人。這部戲可說是每一場都真情流露，令人鼻酸，成就絕不在「東京物語」之下。小津安二郎過逝得很早。他的作品都是以戰後初期的東京爲背景，透過戰後東京市的小人物把那個時代特有的情感展示給觀眾。照理，他所表現的日本戰後景象，對當代年輕觀眾而言，多少只是一段模糊的記憶而已，似乎歷史的意義要大於藝術的震撼。

可是事實卻不然。他的電影不但深深地感動着日本現代的觀眾，也深深地感動其他國家的現代觀眾。他的電影雖然是反映戰後的日本人，可是在他的苦心經營下，劇中人物的歡笑與哭泣、期盼與挫敗，超越了時間，超越了國籍，變成了世人的歡笑與哭泣，期盼與挫敗。透過東京市井

• 序　　自 •

街坊的一切，小津安二郎以活潑的、自然的，充滿生命力的寫實技巧，將他的藝術與社會廣大的羣衆密密結合起來，而沒有走入「孤芳自賞」的藝術死胡同裏。

從他的電影，我頓悟到生動的、活潑的、充滿生命力的小說藝術也當如是。七、八年來，每當我提筆寫小說，心中就油然浮起小津氏的一部部電影來。我知道自己仍離那樣的藝術境界既遙且遠；但我會永遠地追求下去。

一九八〇、九、廿六

〔附錄〕

# 香格里拉

金 鋼曲  
陳蝶衣詞

C調 4/4

0 5 : i i i 7 . i 7 6 ↑ 6 -- 0 #4 | 7 7 7 6 . 7 6 5 ↑ 5 - - 0 3 |

這 美麗的香 格里拉  
美麗的香 格里拉

這 可愛的香 格里拉  
這 可愛的香 格里拉

我  
我

| 6 6 6 5 . 6 5 4 ↑ 4 0 0 2 3 5 6 | # 1 2 - - - ↑ 2 - - 0 5 : |

深深的愛 上了它 我愛上了 它 這  
深深的愛 上了它

| 4 0 0 2 5 3 2 | 1 - - - ↑ 1 6 i 2 4 4 2 6 | 6 i - - - |

我愛上了 它 你看這山隈水 涯

| i 6 i 2 4 4 2 i | 5 - - - ↑ 5 4 5 6 i 6 i | 2 . 3 2 0 |

你看這紅牆綠 瓦 彷彿是妝點著 神 話

| 4 . 6 5 6 5 2 | 4 - - - ↑ 4 6 i 2 4 4 2 6 | 6 i - - - |

妝 點著神 話 你看這柳絲參 差

| i 6 i 2 4 4 2 i | 5 - - - ↑ 5 4 5 6 i . 2 | 2 3 2 1 2 3 . 0 |

你看這花枝低 亞 分明是一 幅 彩 色的畫

| 3 5 - 2 3 4 | 5 5 5 2 . 1 | 3 - - - 3 3 | 3 . 2 2 i i |

啊！還有那 溫暖的春 風 更 像 是 一襲輕

| 6 - 0 2 3 4 | 5 5 5 2 . i | 5 0 5 6 7 | i - - - |

紗， 我們就 在它的籠 罩 下 我們 歌 唱。

⑤1陸蠡散文集	(散文)	秦賢次 編	60元
⑤2傳統的與現代的	(評論)	楊牧 著	65元
⑤3文學知識	(評論)	楊牧 著	65元
⑤4唐詩四季	(評論)	吳經熊 著 徐誠斌 譯	70元
⑤5春帆依舊在	(報導文學)	王孝廉 著	65元
⑤6方令孺散文集	(散文)	李又寧 編 秦賢次	60元
⑤7文學的北平	(散文)	梁實秋等著	60元
⑤8文學的臺北	(散文)	余光中等著	60元
⑤9燕人行	(新詩)	鄭愁予 著	65元
⑥0留予他年說夢痕	(散文)	琦君 著	65元
⑥1香格里拉	(小說)	王禎和 著	75元
⑥2星雲組曲	(科幻小說)	張系國 著	60元
⑥3方思詩集	(新詩)	方思 著	平 75元 精 140元
⑥4花與花神	(神話)	王孝廉 著	70元
⑥5禁忌的遊戲	(新詩)	楊牧 著	60元
⑥6海岸七疊	(新詩)	楊牧 著	60元

※本書目所列定價如與書內版權頁定價有所差異，以版權頁定價為準。

㉓薔薇學派的誕生	(新詩)	楊澤 著	50元
㉔二殘遊記第三集	(小說)	二 殘 著	60元
㉕昨日之怒	(小說)	張系國 著	75元
㉖神話午餐	(散文)	也 斯 著	60元
㉗劉半農文選	(散文、評論)	瘟 弦 編	70元
㉘北斗行	(新詩)	楊 牧 著	65元
㉙讀中文系的人	(散文、評論)	林文月 著	60元
㉚域外抒情	(遊記)	漢寶德 著	55元
㉛楊牧詩集 I : 1956-1974	(新詩)	楊 牧 著	平160元 精200元
㉜文學閒談	(評論)	朱湘 著	40元
㉝郁達夫南洋隨筆	(隨筆)	秦賢次 編	70元
㉞郁達夫抗戰文錄	(隨筆)	秦賢次 編	60元
㉟皮牧師正傳	(小說)	張系國 著	60元
㉟孔子之死	(小說、評論)	張系國 著	60元
㉞棋王	(小說)	張系國 著	55元
㉙家變	(小說)	王文興 著	55元
㉚文革雜憶	(隨筆)	陳若曦 著	70元
㉛西洋文學研究	(評論)	柳無忌 著	75元
㉜與永恒拔河	(新詩)	余光中 著	65元
㉝耶穌的藝術	(評論)	七等生 著	50元
㉞拉丁美洲散記	(小說)	朱夜 著	65元
㉟梁遇春散文集	(散文)	秦賢次 編	80元
㉞吳鳳	(戲劇)	楊 牧 著	50元
㉙葉公超散文集	(散文)	葉公超 著	75元
㉞鄭愁予詩集 I : 1951-1968	(新詩)	鄭愁予 著	平 90元 精140元
㉞十五篇小說	(小說)	王文興 著	65元
㉙黃河之水	(小說)	張系國 著	70元
㉞杏莊小品	(散文)	莊因 著	55元

# 洪範書店出版書目

地址：台北市廈門街 108 號二樓

信箱：台北郵局 6-53 號信箱 電話：3927577

郵撥：107402（函購九折、郵票通用）

## 文學叢書（痖弦、楊牧主編）

①天狼星	(新詩)	余光中 著	50元
②林以亮詩話	(評論)	林以亮 著	60元
③將軍與我	(小說)	朱西甯 著	75元
④香蕉船	(小說)	張系國 著	55元
⑤羅青散文集	(散文)	羅青 著	65元
⑥姚一葦文錄	(隨筆)	姚一葦 著	60元
⑦小說與戲劇	(評論)	劉紹銘 著	65元
⑧二殘遊記第二集	(小說)	二 殘 著	60元
⑨詩和現實	(評論)	陳芳明 著	55元
⑩柏克萊精神	(散文)	楊 牧 著	55元
⑪離臺百日	(日記)	顏元叔 著	65元
⑫葉珊散文集	(散文)	楊 牧 著	65元
⑬朱湘文選	(散文、評論)	痖弦 編	70元
⑭海外寄覽君	(書信)	朱 湘 著	50元
⑮唐詩散論	(評論)	葉慶炳 著	50元
⑯天城之旅	(隨筆)	張系國 著	60元
⑰歷山手記	(散文)	渡也 著	55元
⑱戴望舒卷	(文學史料)	痖弦 編	65元
⑲劉半農卷	(文學史料)	痖弦 編	65元
⑳談小說妖	(評論)	葉慶炳 著	55元
㉑捉賊記	(新詩)	羅青 著	45元
㉒中國詩學縱橫論	(評論)	黃維樸 著	60元

# 目 次

自序	一
三春記	一
伊會唸咒	一
素蘭要出嫁	一
寂寞紅	一
香格里拉	一
附錄：一支小調譜成的文學新曲（李歐梵）	一一五

## 二 春 記

——給B·L·

十八歲那年吧！她同幾個結金蘭<sup>①</sup>的姊妹一道算命去。相士自遠方來，給相遇的都說極靈。現在針眼細節是記不清了，單記得那一句話。記得，只因那話裏藏着呼之欲出的魅艷。

「姑娘，命中開桃花，姻緣重重結，三星伴嬌女，一生風月忙。」怕人不明真意，相士急忙手舞足蹈地解釋，每一字句，一面明淨底窗，眼一眺，直望到底——底的心子裏去。

「姑娘，你命裏註有三個丈夫享受，一、二、三？不多不少，剛剛三個……」

走遠了相士底攤，結拜的姊妹便爭着嘲她了。

「阿嬌，你可是丈夫如鞋子，越穿越新，爽快死了。」

二十五年一相隔，那卜算底話居然慷慨地應驗了；三個尪，不差一頭，和那相命底立了契，

彷彿是。

阿嬌第三度的終身大事已經浮頭出來了。

那時天氣已經轉夏。吊在頭頂上的電扇，嘩嘩怨言滿口地打着風。宿舍裏一片空，車掌小姐統出勤去了。阿嬌在扇風下揀着地瓜葉子，莖皮一片一片仔細撕。在家鄉，無人這般做，城裏底人，嘴是特別講究。阿嬌只穿着襯裙，不怕人上來，這裏是男賓止步的地方。她一面流着汗，一面挑着菜。好不容易將菜理了清楚，放回小藤簍筐裏，剛要拿去廚房裏，眼睛突然睃到一個人影走進宿舍裏，等不及看清，人影已到跟前來。

「阿嬌，你好吧？許多久莫看到你。」

「啊！」驚慌也許過了度，臉上木木底，大張着口，想不記該說什麼。阿嬌稍微過大底嘴，只要一啓，立刻有兩道紋路沿着鼻翅向脣邊浩浩蕩蕩地八字下來，一路瞇瞇笑着，旁人眼裏，就是她在氣頭上，也彷彿她是在那裏風情萬種地笑嗔，頭還稍許偏着。這也許是命帶桃花的緣故。

阿源，她第一位先生，下葬那一時，粗麻頭蓋下她摶着兩眼，郎一聲夫一聲叫號，而露在衆人眼裏的兩片嘴，却笑得那般離海海。好奇心重的親戚，借故走到她面前，一頭沒斤沒兩地慰安她，一頭用眼來無孔不入地審看，到底她是在哭還是在哈哈笑？有一位姓梁的大妗子還說快找醫生，莫非阿嬌這孩子傷心過度，哭笑不分了？

這一回她可是大咧着嘴地「笑」得最妥切不過了。

來客姓應，公路局裏當稽查股長。也許天天稽查的緣故，做什麼都是趁人不備。這次進來，理所當然不必敲門，雖然這裏是閨門重地。

「阿嬌，許多久莫相見。你氣色越發好看。你兒子還在當兵？」

應股長她同鄉，五、六年前搬來城裏。年前阿嬌和高瘦子一筆纏帳兩消後一個人落到城裏，便在應股長家裏洗作混事由。後來這公路車掌宿舍的老媽子因病辭了工，應股長就薦她過來。在他家作下女時，衣着如何地不齊整，也都還沒感到像現在這樣地難爲情。如今吃公家底糧，領公家底餉，身份自是非以前可以比擬。人愛面，樹愛皮，只穿着襯裙對着男子，多少有一點不適宜。借着倒茶，溜進寢房，找件上裝穿起，再出茶餉客。身上多一件衣服，阿嬌頓然活轉過來，有問必答，淑女如嚮。

半小時過後吧！她又不中用了，也許還需多加件衣服。當應股長言歸正傳起來，她一句話也應不出，喉嚨熱，像吞了大量的炒紅椒，一張口離海海在「笑」。應股長以爲她心中喜懽，只因害羞，不敢啓口，便一路滔滔遊說，一浪頂一浪，永無休止。

應股長離去了甚久，阿嬌還在椅上斜着，人整個在陽光裏，動都不動，有如浸浴在滾熱的水池裏，不敢身稍一幌，免得炙燙皮肉。公路小姐一個個回來時，她依舊這般樣地心下惘惘。開飯

那一刻，一個姓宗的車掌，眉毛挑得高高地在那裏挑剔地瓜葉煮得太爛，又說一些不好聽底風涼。阿嬌默默地吃着飯，好像沒有聽見一般。若在平時，她一定會拍桌跳那姓宗的兩句臭的。

大家就了寢。靜靜地躺在單人帆布牀裏，心神合一地秤着應股長的每一句話，阿嬌方才漸漸地醒白過來。應股長說要介紹男朋友給她。男朋友這三字的意義，無疑間地，她早已耳熟能詳。差不多每天晚上，公路小姐們都有討論有關男朋友底事。如今這三個字竟用在她這個已四十多底女人身上，好像有偷竊青春的嫌疑，心中未免細細地不安起來。便在忐忑的心緒下，分析研究應股長底每一句話裏底每一個起落——當然是關於她的未來的那一位。

今年五十一，彷彿是大了點。還是大點好。年歲大底，身體自較龍騰不得，操控起來，省力方便。阿源這猴子，幹木匠的營生，上下紮硬硬，頂他兩句，拳頭母便雨點般地撒過來。那一年去了？說他一句年初一莫幹伊娘嚷，討個吉利，好富貴年年！他便一脚飛過來，踢得半邊胸一片紫，傷重在床上。還怕娘家人知道，初二那早，推故說什麼也不肯回娘家作客。和高瘦子，這做生意的，兩天聚，三日分，聚時又匆忙，恩愛都不太够，鬪氣雖不至於點滴全無，也還沒有過大咬大打。高瘦子有家有室，刻刻時時他都可能名正言順地使狠棄絕，單只這個恐怕就什麼都肯對他倒心伏計。饒是這般，到頭來還是兩相分離！恩愛夫妻不到頭，真是一點不假啊！

這位應股長介紹底男朋友，姓區，吃縣衙飯，好像還當個什麼主辦。講出去，面子自然光

彩，而況要正式納娶，有兩個兒子，都成家立業。大底好像是在日本做生意，小底在糖廠做事。

家庭單簡，無甚家務。也罷，就大家見見面，看着辦吧！

約在喜臨門料理店相會。時間晚上七點半分正。促忙地安頓了公路小姐們的餐飯，阿嬌揀了以前高瘦子剪的一件質地較好的衣裳換上，青地紫瑪瑙，也一身喜色。

阿源三十歲那一年就物故了，給車輶底。大家統將阿源的英年早逝歸罪他底一副破相——耳露骨，鼻露孔，嘴露牙，三露四露死於道路，說得一點不差。高瘦子生意大虧，房產給拍賣，聽人講，好像也還是長相不佳所致底。瘦單的身子——骨寒，額頭攢聚不開朗——眉寒，兩頰低塌——額寒。有道是三寒四寒，榮華保難。這一回阿嬌自是不能不特別將注意集中在相貌這一方面。

他們坐在幽深的角落裏，四面都隔有日式的松花屏風。頂上一盞吊燈，水紅的燈罩底下微微地浮泛着一圈紅光。區先生就在這浮光裏正襟坐着，臉上映着燈，滿面紅光，一堂好相！見他這般，又見他穩稱身地西裝着，阿嬌更是滿心悅愉。她所熟悉親近底人，似乎還沒有一個男子曾經有過穿西裝的經驗。高瘦子似乎也沒有過。區先生的額頭，髮禿得亮亮底，塗上了油一樣。阿嬌看着也滿心喜悅。常聽人言。「額高禿，財大發，不做也有吃！」真恨不得區先生的頭髮落一個光淨，交上萬年好財運。

區先生和阿嬌對着面坐，應股長在一旁，介紹了兩造當事人，就忙着幫區先生點菜，點一項就偏着頭徵詢阿嬌的意見。阿嬌慌慌地張着嘴笑，好像洋人與她交談，不知道該回答什麼。見她開嘴笑，應股長以為她滿意，就不追問第二句。菜一點畢，應股長便不見影跡了，神不知鬼不覺。

「稼，應股長那裏去了？」阿嬌第一次開口，眼睛大膽地向區先生看過去。肥黑的手有意無意間從桌面移到腿上來。患靜脈瘤，特地穿了厚厚白長襪，雖然天氣喧熱得此等。安坐在另一方，區先生斷瞧不到她底腿，這使她很放心。

「哦！他到那裏去啦！」區先生笑容着。討他口氣，好似也是剛剛才發現應股長已不在此。於是他們便開始交談起來，一句一句工工整整，像從會話課本上背唸下來。每一句話底起頭都是這樣：「聽應股長說……」，「應股長曾經提到……」似乎爲了談論應股長，他們才專程到這兒。

菜上來，應股長也驀地現影出來。彷彿是在講應股長的隱私，看到他來了，他們一遞一回底私語立刻就繩斷了。

大家吃菜，一壁還談着話。只不過現在是區先生和應股長的對談而已。他們談得很多，大部份都是時事，和阿嬌底生活是完全地風馬牛。她只張着嘴，惘惘地出着神，小孩子旁聆大人交談